

热剧快评

尹正和张国荣之间,差了十个黄晓明?

——评热播剧《鬓边不是海棠红》

陈熙涵



▲《霸王别姬》中的张国荣

▶《鬓边不是海棠红》里的尹正



眼下,有一部讲述一代京剧名伶商细蕊与爱国商人程凤台因戏结缘相识相知的电视剧火了,剧情和两位主演频频上热搜。其实《鬓边不是海棠红》自打开播就挺受关注的——踩着“耽美”的流量大潮,扛着“于正剧”的大旗,手握黄晓明、尹正、余诗曼等一众星光熠熠的大牌明星,在同期开播的剧中,算是颇有话题。

最有话题的角色,自然是京剧名伶商细蕊。商细蕊天赋绝佳,却不谙世事,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在这个角色身上,有太多“程蝶衣”的影子。而商细蕊的扮演者、青年演员尹正,自然而然地就被人拿来不断地与当年的张国荣相比较。

当年,在电影《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演活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为影坛留下了一颗经典角色。而《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一幕幕北平往事、梨园爱恨,乍一看也颇有点《霸王别姬》的意思。恰好此前传出《霸王别姬》准备今日在韩国重映,虽因疫情原因推迟,但已引发影迷反响,两相对照,就有点像隔空的问候。

看得出来,这次于正是下了苦功的。和《延禧攻略》类似的是,该剧在画面、服化道方面都有了复古的质感。再看两位主角:黄晓明和尹正,前者自证是“脱油成功”,后者更是一跃成了大众议论的焦点。

尹正饰演的商细蕊,对应着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这两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似像又不像,都是打小就在园子里唱戏的,最后都成了台上的角儿。黄晓明演的程凤台二爷,对应的是葛优演的袁四爷,他是台下捧角儿的社会名流,也是角儿身边最懂戏又倚重他的知音。余诗曼演的范湘儿,有些像巩俐演的菊仙,她嘴上夸着角儿比女人还要女人的时候,心里却存着对“女人”的敌意。

其实,尹正本人就是张国荣的忠实粉丝,在配音类综艺节目《声临其境》中,他曾为“哥哥”在《花田喜事》中的片段配音,粤语调调和声线拿捏得当;他还在另一个综艺栏目《王牌对王牌》里致敬过电影《霸王别姬》的经典片段。当时,电影里“段小楼”的扮演者张丰毅就坐在台下,一瞬间让人觉得今夕何夕,似是故人来。

当年,张国荣能演活程蝶衣,靠的是下苦功,当然还有天赋。他拜在京剧名家张曼玲门下苦心学戏,本来导演给张国荣配备了京剧演员做替身,可是在他的坚持和用功之下,片中全部京剧表演的段落都由“哥哥”自己完成,替身完全没用上。

据说,此次尹正为演好商细蕊也是闭门30天不出。他也像张国荣一样从头开始学京剧,学得特别认真。这部剧请了京剧名家毕谷云做指导,尹正每天在片场踩着跷,还是硬跷,看似简单的兰花指也琢磨过很多次。戏里一出《战宛城》,商细蕊站在城楼上唱戏,唱的是“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义气尽,妾何聊生”,两边的军队闻之不打仗了,都去听戏了,还喊着“我要活虞姬”。这也就是尹正自己演的。

同样一出戏,能不能唱得好,关键不看霸王,得看虞姬。对《霸王别姬》来说,张国荣就是唯一的程蝶衣,虞姬为霸王而死,他却为虞姬而死。当然,人物与演员的缘分,还得看天分。当一个极有天分的人,同时肯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来用功时,谁也拦不住奇迹的发生。

不知道有多少人当年在看《霸王别姬》时感到过心脏为一颤。那种没落名伶的气质,那种哀怨里透着骄傲的眼神,那种单纯得只想与师哥唱一辈子戏的“从一而终”,被张国荣演来,如搅动一池春水,无不令人揪心,无不令人哀伤。

当然,这次也有很多人认可尹正在《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表现。比如开篇第一集,就让商细蕊这个角色先声夺人地立在了“戏痴”上,他唱戏不喜墨守成

规,有自己的坚持,哪怕观众只剩一人,也要把戏唱好。尹正所诠释的人物内心戏,是有一些纯真,也有一些忧郁的,但更多时候,人物的内心外化出来更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模样。

这可能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尹正从未正经地当过主角。也有可能是,在他的心里,对张国荣的崇拜,使他在诠释一个和程蝶衣不尽相同的人物时,却一直活在程蝶衣的影子之下。这个来自内蒙包头的小伙儿,据他自己说,他妈妈是一个港片港剧迷,什么《纵横四海》之类的都来者不拒,硬是培养了一个小港剧迷。尹正大概便是那时迷上张国荣的。

要混入娱乐圈,有两种选择,要么去横店影视城跑龙套,烧香拜佛祈求哪一天能混个脸熟;要么就得读个艺术学院,交一帮娱乐圈的朋友。但上电影学院是得烧钱的,交朋友也得花钱。

尹正选择了星海音乐学院。这期间,尹正零零散散也拍了一些剧,什么《妈咪咪呀》《龙门镖局》《风雷急》《不可思议》之类的,演了一堆烂剧里的小角色。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2015年的《夏洛特烦恼》里的袁华,以及2016年的电视剧《麻雀》里的苏三省。

这次,他遇到了贵人于正。正是因为余少群让于正碰了一鼻子灰,才使这个机会落到了有些“妖娆”气质的尹正身上。这对于一个经常只能演男二、男三的角色来说,是个好机会。

但尹正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事实上,他之前的配角都挺出彩的,演技也不差,但是有的人就是没有主角的气场。“主角气场”这个东西说来很抽象,也有点不公平。因为大部分都是与生俱来的,由长相气质决定,跟演技关系不大;演技加持的气场,反而多半属于黄金配角的。

拥有“主角气场”的人,你就算把他扔到人堆里,观众也能一眼就看到他(她)。

很显然,张国荣就具备了这样的气场。

说白了,尹正压不住这样的角色。商细蕊是红遍北平的一代名伶,从长相上来看,尹正是个娃娃脸,再一发胖,稍微做点表情,那圆嘟嘟的小脸蛋就直颤,让人没法入戏。从气质上来说,当年想红却偏又不红的演员,身上往往缺少了一种从容与倜傥。

所谓的“红气养人”,虽然残酷却是事实,有的人一辈子演配角,你让他演主角,他站在舞台中间,就容易有一种积压已久后释放的得意感,分寸感常常显得“过”了。

另外,从《鬓边不是海棠红》的剧情走向来看,商细蕊与程蝶衣的形象只有那么一点点相似。而这一点相似,是那个时代里京剧旦角的共同点,却不是两个人物各自立身的性格特点。商细蕊与程蝶衣的性格是不同的,这使得演员在塑造这个角色时不应将人物装在程蝶衣的套子里。

再从剧本角度来看。商细蕊代表的是梨园戏曲艺术的一个希望,而程蝶衣则代表着梨园戏曲时代的一个幻灭;如果说程蝶衣是灰,是火光熄灭后的灰烬,那么商细蕊则是火光,涌动着力量。商细蕊若要演得像张国荣那样,那这部剧才叫真正的失败了。

所以,先声夺人的尹正,在观众们渴望他“摸高”的时刻,还是跌落下来。这是那个时代里京剧旦角的共同点,却不是两个人物各自立身的性格特点。商细蕊与程蝶衣的性格是不同的,这使得演员在塑造这个角色时不应将人物装在程蝶衣的套子里。

本来,无论尹正怎么演,商细蕊就是商细蕊,世间再无程蝶衣。

一种关注

游戏情节喜剧:国产喜剧电影新的可能出路

——从电影《大赢家》说起

桂琳

值得反思的是,近几年相对成功的国产游戏情节喜剧,都不是原创剧本。

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部喜剧新片《囧妈》和《大赢家》都选择了在线免费播放。

《囧妈》作为囧系列的第三部,给人以成熟到了油腻的感觉。主要原因是囧系列反复借用一个成熟类型——治愈式旅途片。如果说第一部《泰囧》还能让人耳目一新,在当年也创造了票房奇迹,《港囧》和《囧妈》就容易给人“炒冷饭”的感觉。这种借助成熟类型打造喜剧的方式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开始,一路风生水起,事实上已经成为国产喜剧电影的一个主流操作方式,也产生了诸多佳片。但这种操作方式有两大风险:一是对成熟类型研究不透,出现类型借用失误,去年贺岁档的《受益人》就出现这个问题。二是如《囧妈》这样过度重复使用成熟类型,不敢创新。这两个问题目前日益突出,让这种喜剧操作方式有走入颓势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大赢家》的出现就给人带来一定的惊喜。它选择了另一种喜剧操作方式,我称之为游戏情节喜剧,其最大的特征是主要情节建构在一个假定性巨大的游戏之上,使得这种喜剧与真实生活之间拉开距离,反而具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喜剧从其本质上是亲社会性的类型电影,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和反映是喜剧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游戏情节喜剧表面上看似并不太有利于社会关怀的表达,但它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在荒诞中隐含真实,以游戏精神观照社会。巴赫金认为,游戏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同时,游戏也超出了生活的常规,摆脱了生活的规律和法则,加诸原来的生活程式之上的是另一种更凝缩、更欢乐和更轻盈的程式。中国当代游戏情节喜剧的早期佳作就有《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大腕》等,最近几年的《西红柿首富》《来电狂响》也是可圈可点的游戏情节喜剧。

游戏假定性与真实社会关怀的分寸拿捏

对于游戏情节喜剧来说,关键要处理的就是极具假定性的游戏情节与其中暗藏的社会关怀之间的分寸是否拿捏得当,拿捏得好,会成为十分优秀的喜剧。

比如1997年的《甲方乙方》采用的“好梦一日游”,就是典型的游戏情节。但游戏中又有对现实生活的隐喻,其中精心选择的几个梦,比如大款想过苦日子、女明星想过普通人生活的梦、两地分居的夫妻想要个家的梦等,都显示了创作者对当时新市民社会崛起的现实十分敏锐。游戏设定让这些梦中的故事又能极尽夸张之能事,带有很强的狂欢化特点。葛优扮演的主人公善良又狡黠,正是当时新市民的漫画形象,让观众十分亲切,将其认同为自己的代言人。正

是这种以假喻真的分寸感,让这部游戏情节喜剧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2001年的《大腕》和2018年的《西红柿首富》也颇具《甲方乙方》的风范,用荒诞的游戏去处理时代的重要主题,以隐喻的方式对新的社会病症进行反映和思考。

与《甲方乙方》《大腕》《西红柿首富》这些虚构性极强的纯粹游戏情节喜剧不同,于淼的两部游戏情节喜剧《来电狂响》和《大赢家》都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真实人物和情境+游戏情节的处理方式。《来电狂响》所翻拍的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真实人物和情境+游戏情节模式:手机游戏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危机。而这种危机目前恰恰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大赢家》中的“演习抢劫”也是个类游戏,并不要求真实抢银行题材环环相扣的悬念与紧张,让影片有很大的情节自由度,但影片的人物和情境又以真实性原则来设定。这些真实人物主动或被动进入到一种由演习而造成的游戏情节之中,从而有机会在这个集中封闭的状态中碰撞出人性与社会性的火花。其中很多“笑果”往往是在游戏情节发展的虚实虚实中产生的。

其中主人公严谨这一形象的成功成为影片现实关怀实现的关键。严谨有着清晰的性格特征和行为逻辑,他的较真和良善不仅具有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的特征性,还因一定的理想性使其产生了人物魅力,能够感染环境与周围的人,并获得观众的认同。其他与他搭配的人物也都真实可信,尤其是严谨的几个银行同事塑造得十分鲜活。官僚气十足的行长、堪称职场老油条的大堂经理等,都将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信息带到了这部游戏情节喜剧之中。面对所有人的走过场、装样子的心态和行为,较真的严谨暗含着对人浮于事、弄虚作假等各种社会恶习的暗讽。

但这部影片有过多堆砌笑料和使用陈旧笑料的问题,从人物处境和性格中自然生成的“笑果”少了一些。如果对比与它翻拍自同一题材的韩国电影《率性而活》,《大赢家》的“笑果”缺少深度的问题就更加显现出来。《率性而活》则由喜剧转而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不仅韩国的官僚机制在片中受到拷问,男主角的人性在扮演劫匪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拷问。

游戏情节与线性叙事情节的平衡掌握

一般的类型电影往往十分重视由冲突主导的线性情节,从一开始就会建立起冲突的对立,并稳步地紧张化,并通过结局来象征性地解决冲突。游戏情节喜剧则不完全依赖于由冲突主导的线性情节,更强调游戏情节的自恰性。因为游戏情节本身有狂欢化特质,面对一定的理性

特征,但线性情节恰恰是强调理性和逻辑的。如果结合得不好,反而会相互排斥和拆台。

2004年的《天下无贼》就曾试图将游戏情节和线性情节进行结合,但并没有成功。从线性情节来看,影片以傻根身上的巨额现金为线索结构起争夺现金的完整线性叙事。作为反面形象的一伙劫匪,在影片中虽然扮演真刀真枪的罪犯,但对他们的呈现方式则带有游戏情节喜剧特征,比如葛优扮演劫匪头子的喜剧形象和台词就削弱了抢劫情节的惊悚程度。范伟所扮演的傻强在叙事后半段加入,更是典型的游戏情节,又进一步削弱了抢劫情节的可信度和惊悚性。这种玩闹似的打劫使线性情节支离破碎,漏洞百出,最后的结局也缺少了可信度和感染力。

但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如果结合得好,产生平衡感,也有可能大大拓宽游戏情节喜剧的题材。毕竟如《甲方乙方》《大腕》《西红柿首富》等这样脑洞大开又充满深意的纯粹游戏情节是可遇不可求的。《大赢家》在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之间的平衡掌握则做得比较好。影片尤其是在线性叙事情节上下了不少功夫,以严谨的“抢劫”过程为叙事线索,基本按照好莱坞经典叙事所归纳出的准备、复杂化行动、发展以及高潮的四段式叙事结构展开,各个叙事段落的时间分配也比较合理,从而使影片保持着很好的叙事节奏。演习准备阶段以严谨被迫进入银行内部结束;复杂化行动阶段中,他杀死一名女警和四名特警,将演习进一步推向继续进行的方向;发展阶段则以吴行长最终被逐出银行结束;这也推动演习进入最后高潮,严谨最终胜利。影片还很恰当地运用悬念,将吴海娇的帮手形象留到最后揭秘,其实也是将吴两人早就互生情愫的爱情情节编织进抢劫情节之中,形成一种隐含的双情节线索。

但《大赢家》在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之间也差点出现互相拆台的问题,尤其在演习发展阶段的杀杀杀、吃火锅和父母劝等桥段都过于狂欢化反而削弱了线性情节。显然,如何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依然需要更多的探索。总体而言,《大赢家》属于在游戏情节喜剧这个类型上的一个有新意的尝试,整个电影的完成度也很高,对重新探索国产游戏情节喜剧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值得反思的是,如《来电狂响》《西红柿首富》《大赢家》这几部近年来相对成功的国产游戏情节喜剧,都是对国外被多次翻拍的再创作。《西红柿首富》翻拍好莱坞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该故事被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多次搬上大银幕;《来电狂响》翻拍的《完美陌生人》目前至少被翻拍了12版;《大赢家》则翻拍自日本和韩国电影。因为被翻拍的电影剧本经过了市场考验,《大赢家》等电影也形成了游戏情节本土化+线性情节靠翻拍的成功方式。这既是国产喜剧目前取得成功的一条快捷路径,但也带来很大的隐忧。如早期的《甲方乙方》《大腕》等那样完全原创性的高质量游戏情节电影目前相当缺乏。如何在借鉴中更多地考虑原创性内容?什么时候国产游戏情节喜剧能够为全世界提供翻拍的创意?这些问题是值得国内电影制作者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